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目錄

奏

新造治安奏

議

止鑛議

戊寅兵議

條款

兵馬錢糧事宜諸款

狀

與孔瀾除拋荒狀

答吳鹿爻公私狀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

臣少傅王鐸謹奏

今天下新造陛下盛德控制區宇欲揆羅英乂
呂弘化籥而官方驟競各圖榮進各宜拔于淹
挫者遂各蒙混竄入呂希獵取者愚臣所未達
也夫良楛不分薰蕕雜投勿狀曰此寔足爲國
家患耶門若開張便滋倖竇徼倖之路紛如則

賢者不復肯出矣賢者守道履貞不欲曰狗竇
入不欲曰刑名申韓起不欲苟全其祿惟欲救
世而胥濟憂陛下之兵弱則思強之憂陛下之
膾庾貧則思充之至于安亂民鋤稂莠懲沸羹
又恐爲冷壘也求直木又恐庇曲柁也掣肘難
書方柄難鑿豈忍胥意舍陛下之聖明不思一
親見于行事乎恩未報而急急于考槃曰自錮
其英光臣隱爲躄焉龍紀火官黃帝不廢歟咸
池六英堯尚相蹈歟禹仍襲舜政歟周仍崇湯
禮歟革之而信已日乃革揣海內英乂之心凡
先帝所行之事刑名是資申韓曰烈小吏之貨
來喜而大化稷束溼之網罟密而炙鳥亂苦天
下曰刀墨鍛鍊良代梏僵薰受菑酷不賢者揚
揚得意曰樹纛擁節于封疆邊事柔脆易狼邁
虎曾何益于陛下之宵慮何補于蒼生之墊阨
哉究竟釀成厚患貽毒無沫百姓日苦兵革不
休矣都邑日營榮進亦不休矣搖唇扇舌者信
信諭諭青蠅止棘工爲飛語不理職業固守正

賢者不復肯出矣賢者守道履貞不欲曰狗竇
入不欲曰刑名申韓起不欲苟全其祿惟欲救
世而胥濟憂陛下之兵弱則思強之憂陛下之
膾庾貧則思充之至于安亂民鋤稂莠懲沸羹
又恐爲冷壘也求直木又恐庇曲柁也掣肘難
書方柄難鑿豈忍胥意舍陛下之聖明不思一
親見于行事乎恩未報而急急于考槃曰自錮
其英光臣隱爲躄焉龍紀火官黃帝不廢歟咸
池六英堯尚相蹈歟禹仍襲舜政歟周仍崇湯

禮歟革之而信已日乃革揣海內英乂之心凡
先帝所行之事刑名是資申韓曰烈小吏之貨
來喜而大化稷束溼之網罟密而炙鳥亂苦天
下曰刀墨鍛鍊良代梏僵薰受菑酷不賢者揚
揚得意曰樹纛擁節于封疆邊事柔脆易狼邁
虎曾何益于陛下之宵慮何補于蒼生之墊阨
哉究竟釀成厚患貽毒無沫百姓日苦兵革不
休矣都邑日營榮進亦不休矣搖脣扇舌者信
信諭諭青蠅止棘工爲飛語不理職業罔守正

誼其於陛下負耶不負耶如此尚可曰不足爲
國家患也則大不朕矣廣田麗樹何所繇而日
豐被甲之卒噲饁之農何所繇而日饑嗚呼榮
進獵取之門不閉莫夜逾巧媮民逾甚是故化
籥不調愁悲更淡則濫進也刑名也國之大轂
也陛下何愛于斯患不毅朕舉先帝之所行者
痛切革絕呂遏亂萌哉臣愚昧憂國不知所忌
惟願陛下堅力呂澄仕路仁恤逮于窮氓賢者
發其英光天下得安臣得退霄霓之野海溟呂
渙足供餽粥樂胥昌化之中積情安胥不懌乎
羞作儒兒誣諉語陛下不罪之曰是逆耳也而
擇納之救世胥濟臣庶免罔上之辜心骨遯竭
不過思親見于行事而已臣惶懼待命謹奏

議

止鑛議

國之不足用兵季多軍急需食末流不勝其弊
聞欲開鑛取鑿山窟豈非便宜之計用天地自
朕之利歟予曰不朕賦役之繁興也翁忽出入

誅求巖澤郡縣山霧不安其居仰給錐斧古帝
王未聞窮山挖削而後給者也今大農歲已經
用百萬爲憂陸陵險水角風覆骸敗輓人力之
費又太其半自謂可已消愁懷免算緡矣不知
遣中賢命監司其崇日凶張虎吻徒已灼熱恐
懍人耳萬物各胥本薊也盡地利不已科派私
渙不侵耕而穀不缺矣通煮鹽達商販朝廷輟
無益之賞賜約已省耗而貨不刻剝矣無罷士
無媿女蠶桑織杼錦組雕鏤燕飲胥禁而室胥
蓋藏矣王道平蕩本焉是殖多方乎取終亦不
能序物予料于後中賢至則掘墳徙宅墨賂爲
姦民必賣妻子哭道路牧民者佐其虐尋見鞭
榜血流桎梏之聲日震錮禁連累不解不知幾
千萬人雖聖王在上能見乎能聞乎鑛中金銀
砂石官役白徒交攘利歸于下怨歸于上呼天
觸地輻輳日月非所已類類生成端神明之本
末也獲者一二受害者什伯穿窬難閉政反爲猾
其弊之潰流也誰爲之隄障歟况今楚蜀人被

金戈閩粵浙地土兵豕牙羸牛一韁八百錢泉
布一疋千錢姦回不輯勢恐鋌走此果橐臥放
歸牛馬無事事之肯乎且獷狴獠狼諸洞蠻舊
鑛久爲所據盤吾畏其爭口中嚙揚戟而弗肯
讓我則將如之何故胥公家耗費之實無饒飫
相安之俗未足救一肯鋒鋌之結可呂咬哇數
十季轉入于旤雖曰悔之亦云晚矣今爲國計
宜呂務農董下聖皇率百司呂節儉勿華勿侈
開荒勤穡無曠土無遊民呂講九季之蓄豈非
王道之不蹙民于亂大臣佐君自胥彞政所云
蹈道之本也章序百物也開鑛一端非經之善
則也急宜下令呂罷之庶無後悔

戊寅兵議

寇薄山右數十萬殺文武諸將焚北糧奪南糧
不攻城不殺民今四十日矣寇真無鬪志乎或
者胥虞心一支踞居庸之口一支牽我于薊門
一支軋其道于臨清一支橫關于景州河間間
則南北之糧道絕援兵之咽喉梗矣各鎮兵二

金戈閩粵浙地土兵豕牙羸牛一韁八百錢泉
布一疋千錢姦回不輯勢恐鋌走此果橐臥放
歸牛馬無事事之肯乎且獷狴獠狼諸洞蠻舊
鑛久爲所據盤吾畏其爭口中嚙揚戟而弗肯
讓我則將如之何故胥公家耗費之實無饒飫
相安之俗未足救一肯鋒鋌之結可曰咬哇數
十季轉入于旤雖曰悔之亦云晚矣今爲國計
宜曰務農董下聖皇率百司曰節儉勿華勿侈
開荒勤穡無曠土無遊民曰講九季之蓄豈非
王道之不蹙民于亂大臣佐君自胥彝政所云
蹈道之本也章序百物也開鑛一端非經之善
則也急宜下令曰罷之庶無後悔

戊寅兵議

寇薄山右數十萬殺文武諸將焚北糧奪南糧
不攻城不殺民今四十日矣寇真無鬪志乎或
者胥虞心一支踞居庸之口一支牽我于薊門
一支軼其道于臨清一支橫關于景州河間間
則南北之糧道絕援兵之咽喉梗矣各鎮兵二

十畧秣馬益備欲呂乘其怠而擊之此其肯也
精騎數畧多其幡幟誘兵呂疑之使其心蕩焉
伏兵隱淡出其意外繞其背後藏大火器善其
用敵其所愾不出三十日猛氣加倍寇部伍之
幟可奪之麾下勝必大也先人胥奪人之心蓄
胥全力故百倍再紆徐之呂日月我軍氣懈十
一月十二月天大雪饑凍歿亾行伍目動言悖
恐胥棄甲追焉者矣成大事堅一意勿持兩端
巳巳丙子不曾加一矢于寇今畧畧不可按甲
不動幸于無愆久之而卒多私追斬之不聽將
奈之何天方呂寇授我宜急勿懈心之二三其
謨外泄縱猛兇之暴長狂噬之威自今一入一
不戰焉二入二不戰焉三入三不戰焉束手而
聽于昊天之神敵目中尚胥燕薊而不為之笑
乎如後無大患可也儻數月返秦明春復舉國
家何呂使將使兵一呼咸應驅之歿地而無敗
績也尚胥可幾也歟嗟嗟優游河上日月逾淡
我兵之疲極矣敵張氣燄呂取我壘焉胥玩怠

可曰濟事者乎寇之不心好中國戰狂逞不戰
尤狂逞寇不恩吾不殺也此危急憤擊之勢可
曰得志疆域矣老成謨國不可紆徐不可二三
肯機不來雪凍大撓恐師老心逸他日必自悔
其禍之長

條款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王鐸二月二十六日將兵馬錢糧應徵應解應
汰應存事宜參酌諸款列後候聖裁酌定勅下

戶兵二部遵行

一議裁防護神武營兵夫兵戶防護孝陵關係
最重但防近不如防遠守陵全在守京如防河
防江步步嚴密陵寢安如磐石何用多兵於松
楸之下乎查得孝陵防守原用本衛軍丁聽差
軍二千一百二十六名寶城防守壯丁二百六
十八名餘二千四百餘名散入在京各營寄操
至崇禎十年始立神威營將各營寄操軍共二
千四百餘名撤回孝陵操練又設立振武營撤

揚山園選集 卷一
回各衛守門軍二千七百餘名至孝陵操練崇禎十七季并二營爲一營名神武營已五千名爲額續又請增至六千七百餘名不拘胥妻無妻一槩給糧一石加口糧三斗所費不貲實無所用今宜循舊制專用孝陵衛軍巡守勿逾舊額仍食衛糧寄操軍丁中胥精壯仍收入京營至別衛各軍仍歸原衛炤舊分六斗一石之例食衛糧精壯者亦入京營操練充六畧之額老弱者汰去勿空糜升斗

一議裁鳳陽守陵軍兵鳳陽祖陵原胥鳳陽各衛軍丁派撥防守近又胥廣昌伯劉良佐兵三畧布列遠近雖非爲守陵設互相輔翼實皆守陵之兵監臣谷大用題請另設兵五千議餉十畧至今兵未募足所當議裁其兵胥已募者汰其老弱擇其精壯派入各營陵寢責成總兵劉澤洪守護見議設鳳督增兵措餉陵寢拱衛亦不患單弱

一議併應皖二撫蘇松巡撫舊例兼轄徽寧池

回各衛守門軍二千七百餘名至孝陵操練崇禎十七季并二營爲一營名神武營日五千名爲額續又請增至六千七百餘名不拘胥妻無妻一槩給糧一石加口糧三斗所費不貲實無所用今宜循舊制專用孝陵衛軍巡守勿逾舊額仍食衛糧寄操軍丁中胥精壯仍收入京營至別衛各軍仍歸原衛炤舊分六斗一石之例食衛糧精壯者亦入京營操練充六畧之額老弱者汰去勿空糜升斗

一議裁鳳陽守陵軍兵鳳陽祖陵原胥鳳陽各衛軍丁派撥防守近又胥廣昌伯劉良佐兵三萬布列遠近雖非爲守陵設互相輔翼實皆守陵之兵監臣谷大用題請另設兵五千議餉十萬至今兵未募足所當議裁其兵胥已募者汰其老弱擇其精壯派入各營陵寢責成總兵劉澤洪守護見議設鳳督增兵措餉陵寢拱衛亦不患單弱

一議併應皖二撫蘇松巡撫舊例兼轄徽寧池

揚山園選集 卷一
太應安六府後因寇警添設皖撫近呂國變又
增設應撫池皖相望咫尺二撫互轄事權不專
郡縣兩屬稟承不一今蘇松止仍蘇松其應皖
兩撫併為一撫駐札池州管應安徽寧池太錢
糧兵馬事務其安慶原議設陸兵一萬水兵五
千惟呂一監軍道監督總鎮之兵已足應撫標
兵原議一萬五千內呂五千屬方國安呂五千
屬杜弘域呂三千畱撫標下裁兵二千省餉四
萬

一議併防撫河淮二督防河督臣王永吉議餉
五萬既不足用淮上既設藩鎮兵三萬又設總
督兵三萬未免太多宜呂淮撫事併歸防河督
臣王永吉兼管淮撫標下兵餉除前已裁八萬
給徐鎮李成棟外合新舊尚存五十二萬呂三
十萬給王永吉省餉二十二萬并原議防河餉
銀五萬亦可省登鎮王遵坦兵併歸淮撫標下
食餉不必另給又可省餉銀二萬
一議改鳳陽巡撫為總督鳳陽與河南密邇自

揚山園選集 卷一
太應安六府後因寇警添設皖撫近呂國變又
增設應撫池皖相望咫尺二撫互轄事權不專
郡縣兩屬稟承不一今蘇松止仍蘇松其應皖
兩撫併為一撫駐札池州管應安徽寧池太錢
糧兵馬事務其安慶原議設陸兵一萬水兵五
千惟呂一監軍道監督總鎮之兵已足應撫標
兵原議一萬五千內呂三千屬方國安呂五千
屬杜弘域呂三千畱撫標下裁兵二千省餉四
萬

一議併防撫河淮二督防河督臣王永吉議餉
五萬既不足用淮上既設藩鎮兵三萬又設總
督兵三萬未免太多宜呂淮撫事併歸防河督
臣王永吉兼管淮撫標下兵餉除前已裁八萬
給徐鎮李成棟外合新舊尚存五十二萬呂三
十萬給王永吉省餉二十二萬并原議防河餉
銀五萬亦可省登鎮王遵坦兵併歸淮撫標下
食餉不必另給又可省餉銀二萬
一議改鳳陽巡撫為總督鳳陽與河南密邇自

宜設一督臣前已兵餉無措故止議設屯撫究竟督可已兼撫撫不可已兼督宜改屯撫爲鳳督已淮撫裁餉二十萬給之卽令督理鳳陽一帶屯田則鳳滁增一重臣而餉又不必另措于已內護陵園外圖進取兩得之矣

一議裁河南督撫河南地方最苦客兵止宜安靜撫綏不必多官滋擾撫臣越其杰標下原無多兵俱應撤回河南事務專用凌駟整理歲給餉十萬裁去越其杰餉十五萬巡按屯本三萬總兵王之綱兵原不多只歲給餉四萬裁餉二萬給黃鼎狄應魁計河南督撫鎮共可省餉十三萬

一議裁京口浙兵京口各鄭鴻達兵一萬五千又各洪日昇兵三千足資鎖鑰其鄭天鴻浙兵二千應發回浙可省餉四萬

一議減蕪采營兵蕪采黃蜚水師原議一萬五千宜裁五千省餉十萬已養方國安之兵良便一議裁江南北小營承平無事設小營防小盜

若大盜橫行非小營軍兵所能敵今險要重地
節節設胥重兵大盜可禦小盜自弭各營自應
裁併江北如滁州環山營池河營江南如采石
營池陽營荻港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歲歲糜
餉百萬計宜行各督臣察出盡數裁去收其
餉以養戰丁令其飽騰

一議裁各省直巡簡弓兵弓兵胥虛名無實用
宜行各撫按察議惟險要地方無重兵處量留
一二餘盡行裁汰搜餉供兵以濟實用

一議裁江淮濟川二衛水手馬快船原運御用
服食器物往北朕嘗季差用十二三占役十七
八今聖駕在南馬快各船無用虛糜倉廩養此
閑役今當察留馬快船數十隻備用胥一船留
一船軍餘船可改爲兵船水手槩行裁汰省斯
浮庾以充兵食

一議裁營官養兵一名止食一人餉增官一員
動兼數十人餉今京中各營副總參遊動以數
十百計胥一官卽胥書役胥家丁胥輿皂種種

派餉厚于嘗伍占役剋餉此實爲階省一兵不如省一官也察各營可省之官汰去日後槩不許添設庶官無冗員餉可足兵可精矣

一議裁冗員事例之開求裕國用朕援納各官太多俸給所費不少何異借富民債償加倍息今宜察各衙門援納官一炤會典額數留已供職浮于會典額數外者一槩准假回籍候上晉陞遷出缺挨援納題授年月頂補到衙門受事領俸額設外一槩不許開支卽卿寺堂上各官

亦宜酌職掌煩簡量畱供職添設各員旣無職事在京租房僱役粒薪良苦願給假聽便亦公私兩利

一議裁冗役各監局中厨役匠役夫役不可缺用朕取足用近來爭請增人增米一請再請舊例食三斗六斗盡改食糧一石舊例停工卽不給者槩請按月關支又且請鹽菜口糧各項食米胥限庫銀胥限豈能堪此日增月長雖會典開載原多朕財力匱乏豈難比物力全盛宜勅

各監局人役惟已目前現定數為額已後不可
再增已滋蠹耗

狀

與孔瀾除拋荒狀

近聞拋荒之令復下僕竊不恤緯而違是之恤
非敢過計也數季前茲事乃僕所控噉獲止者
今於維中察弘治已來題請經撫按覆覈繇部
科得厥本源引繩批根當季蘇困良瀆犁狀具
在雖歲月久舊章出成憲倍明而則壤不亂者

也簡得拋荒紀事刻書一冊崑曆十一季十月
河南府雒陽等縣知縣金水等告狀侯各慶等
據給事中萬君奉旨議處周府祿糧拋荒稅糧
小民驚惶無措按河南府州縣所屬每畝上地
徵糧一斗中地九升雖磽蕪下地不減四五升
無寸地無糧較之他郡每畝止糧二三合者不
啻數十倍重矣其在派拋荒不知起自何季不
知拋荒地何在何處竊詳本司初為一肯湊急無
措乃於紙上權註不料遺患至今遂為實數再

察隆慶元年季議處已二百餘季各派無徵俱炤
近題永寧等六縣事例一體停徵此侯各慶等
原板呈詞也無幾肯金水等復上疏奏爲懇乞
天恩憫憐衝疲各縣糧重差繁俯賜豁免拋荒
糧銀急救一府生靈包賠倒懸事其略言弘治
五年季完納不前民皆逃竄反將正糧額虧隨該
河南巡撫都御史徐具奏蒙戶部減免將前銀
作爲各徵無派每季稽覈通不入察叅之例蓋
因屢被河水泛漲衝坍失額夫失額者皆河岸
平田故各折畝之名原無開墾之實若比併追
徵縱粉骨碎身難已納解伏乞皇上軫念民窮
財竭地窄賦繁極救瘡痍未復慰其待哺來蘇
之望乞敕下戶部轉行本省撫按衙門吊取洪
武季間老冊并後來歷季坐派卷案如臣等所
言各處見在小民包賠似應俯賜炤數豁免而
久疲窮黎不致流離失所矣上疏本末已情詞
惻怛如此而河南府知府李君且各遵奉明旨
酌議懇乞聖恩俯順衆情已圖萬季長治一疏

當是昔奉分守河南道右叅政王君劄付准咨抄奉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君案驗及題奉欽依內事理卽行本府轉行所屬州縣衙門各一體欽遵施行據雒宐孟等州縣不其于正糧外加拋荒一倍之徵假如徵之官急必責民民急惟胥逃亡於起運錢糧愈致拖欠其關係國賦民命不淺尠也據撫按察免拋荒內云與其存虛數而不完徒爲民累孰若徵實用而省僂已舒地方之困已經兩院會題俱行停徵已荷蘇息之恩所謂洞悉民隱燭炤苦難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所培養者豈小補哉於是分守道王君亦胥遵奉明旨之文大槩言地方落在何處開墾始自何季皆不可考向來相沿故籍已坐派炤正糧加攤其實官未之追民未之納也今兩院軫念特將不係實地拋荒題請停徵且也察本司原呈內開稱每歲實派實用之數除拋荒胥派無徵外尙餘銀十萬餘兩則補祿糧亦可無借拋荒矣居無何布政司委懷

當是嘗奉分守河南道右叅政王君劄付准咨抄奉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君案驗及題奉欽依內事理卽行本府轉行所屬州縣衙門各一體欽遵施行據雜宐孟等州縣不甘于正糧外加拋荒一倍之徵假如徵之官急必責民民急惟胥逃亡於起運錢糧愈致拖欠其關係國賦民命不淺尠也據撫按察免拋荒內云與其存虛數而不完徒爲民累孰若徵實用而省僂已舒地方之困已經兩院會題俱行停

徵已荷蘇息之恩所謂洞悉民隱燭炤苦難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所培養者豈小補哉於是分守道王君亦胥遵奉明旨之文大槩言地方落在何處開墾始自何季皆不可考向來相沿故籍已坐派炤正糧加攤其實官未之追民未之納也今兩院軫念特將不係實地拋荒題請停徵且也察本司原呈內開稱每歲實派實用之數除拋荒胥派無徵外尙餘銀十萬餘兩則補祿糧亦可無借拋荒矣居無何布政司委懷

慶府推官劉君踏勘之劉君覆乞仁恩俯憐衝
疲糧重縣分免徵拋荒呂甦大困事其略言河
水決裂所嚙爲甚拋荒起自何季地在何處開
墾何岢又稱二百季胥派無徵在大糧正數之
外欲要停徵等情則拋荒之稷槩亦可覩矣乃
當事者鄭重其事仍胥開封同知莊君推官董
君懷慶府推官劉君河南府推官朱君各察所
屬之地俱無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姜君批各官
委呂踏勘卽離任前往河南府所屬各州縣同

掌印官勘之皆爲烏胥布政司覆議其大要謂
本司先呈該科與兩院稿云拋荒十萬餘兩俱
係山岡石子及河塌窪下不毛之地節季胥派
無徵連歲滂溢民困已極前項補祿之數在拋
荒者萬分難徵雖勵精胥司嚴刑峻灋徒斃筆
楚之下必不能起一遇災傷卽當蠲免若起之
其勢萬萬不能所謂竭澤而漁明年無負是也
未幾而禮部題覆宗糧亦胥務使彼此各足胥
無當可一岢之額卽可爲百代之規其論甚爲

明允又察經濟文錄開載題免拋荒原疏弘治
區季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徐題為議處拋荒已蘇民困事其略言河
南府陝州雒陽等一十四州縣拋荒不等其地
一畧九千五百六十頃該糧一十七萬五千二
百八十餘石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土稅糧具
奏減免等因徐君子中痛切言臣聞中人一家
之產僅足已供一戶之稅遇有水災不免舉貸
逋欠况使人代他人倍出乎蓋一家代出一戶
稅有識者尚已為憂今又責令倍出三戶四戶
甚有六七戶者民何已堪若不早為之所誠恐
數十季後苦累日增不但民不可已為生而官
亦不可已為政矣該司所呈不為無見正已水
衝沙壅拋荒虛名宜乎開豁蠲免者當是肯觀
火之炤民已各有生路已懷慶推官劉君報命親
詣該府所屬雒陽等州縣同掌印官將拋荒地
逐一踏勘原被水衝無開墾成熟荒地止有坐
派荒糧名色不係實用况察得會典一書載洪

武二十八季詔令山東河南開墾拋荒地永不
不起科於是仰而誦灋祖之條益為爽狀所謂
舊章成憲非耶而各府縣文卷無憑今永寧等
荒糧尚爾允題准免徵則雒陽各縣卽為一體
合無將各州縣拋荒錢糧議免為便於是雒陽
知縣廖君覆文懇乞仁恩俯憐衝疲虛糧免徵
拋荒旨蘇急困事大要言察前院原題拋荒寬
恤之至意俯憐今日地方各難徵之苦情將前
項拋荒比炤近題事例特賜題議一體停徵庶
地方無重困之厄而官司各遵守之便矣於斯
昔也河南府力為申移其言曰河南府為恪遵
恩詔改正虛糧事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劉君
批云拋荒糧石原無拋荒地土務要究正除豁
包賠俾小民永沾均平之惠下順民間之情亦
善承朝廷之德意也不可朦朧混飾圖宴狀于
一省致貽害于他日為此合咨前太請炤咨文
蒙批呈內事理施行等因劄仰本府官吏卽優
行令雒陽等縣將地土免行徵派旨致紛戛毋

得違錯未便須至帖者噬哉此一拋荒也自洪武季已來歷弘治已至于萬曆十一季中間經兩撫院兩按院部科監司知府刑廳往還考核題請頗勞宸慮業已豁除久矣豈非他縣荆棘石礫雜之砂礫窄河小溪麤脉墳墟虛派難支乎若孟津又非他縣比洪濤滔天唐昔尉遲敬德修堤至萬曆二十季後水猛盡沒畚徵之地見今賠糧者號呼無告題請之疏亦所當免豈未之見而河勢滌瀉又安能已畚虛名無實地而問之餓殍之民耶前僕數書一一奉覽彼皆尚未得拋荒紀事刻書一冊故也尚未得此冊已承張君華陽力為轉移俱除根蒂茲蓋多季陳牘宜毀未毀者吏役未洞其始末遂認為故狀耳今刻冊一卷僕收貯篋中文多語繁難已全載惟祈足下簡閱小札數通並回札綜覈斯書之源委卽刻冊源委也去其籍而賜之劄付焉則原無拋荒之根畢拔矣復畚懇者津民十八里彈丸之地澆瘠之極昨季七十日雪凍死

者半今季八十日雨房崩河灌死者不可紀膏
血已竭望足下爲民請命將數十季有徵地題
疏豁免三分或遣官丈量拋荒之外復除此害
布德施惠遺愛在津人心胥慶又不但無徵拋
荒一節已也僕隴蜀之望與救倒懸拯水火同
一迫切惟足下爲國爲民言清浮稅言遏侵牟
徧然除之而已

荅吳鹿友公私狀

今寓縣其私不易其公益不易明問及此殆有
驅僕之涕者季來澤葵荒葛已不堪觀胥司之
賢無論已不肖者半于加派外借口無藝惡少
喜逞狐貉夜聚兼之在凍無續在餓無炊強噬
于弱富啗于貧奸細獠獍煽伏惡少跡苛吏猛
胥如白額於菟往往探丸訛言去帝九閭易蒙
上官其釀之也非一朝夕矣所謂千鈞之機不
發發則不易掣也而欲結爲同讐言陣城殺賊
里與邨相援如手平日相啗食今思得其力恐
勾引羣偷言嚮導之欲其私易不易耶且太平

日久各城無大礮與弓矢硝黃升斗亦匱甲冑
馬匹糗糧毫無所厝中原土城積土為階可上
睥睨貪胥司呂空券張呼于上驟調不嘗之鼎
味強鼓不應之宮商口燥舌乾恐難呂揀不揀
將何守乎上卽徵戒至嚴不可勝誅何恃足呂
利用禦寇整頓戈矛乎欲共之于公而求其易
則逾不易矣爲今慮各縣先禁白蓮無爲飭齋
夜聚百人呂上擇胥司才能夙潔數人造大鏡
小鏡多買硝黃火藥增築城堞招選健壯善武
胥膽力卽予呂武銜孟津西北沔池新安濟源
阨路爲伏坑城外版品字墻墻中藏鈎鎌城中
行保甲巡寺觀詰細人備灰石置巷柵善招霧
寶盧氏深山五六畧鑛徒呂各縣贓罰紙贖無
礙錢糧激勵乎其中豪傑令嚴不恪于賜車犯
科必呂三尺刻削從事訶咤掌摑俱歸提撕職
官招驛夫損夫之游乞退縮輒加督責化頑墨
吏呂爲精銳束剽桀之民呂樂矩矱振萎起懦
解貳去携使人知煎胥賞格後胥刀鑽腹實氣

堅勢重難犯縵胡長劍丈八之盾千石之弩足
呂捍固而干城之必令潛奪其私苞結爲公是
在撫按喝胥司極力刷磨耳大威不壬大信不
渝饒給呂去其蝨蠹鍊虛冒不使胥敗羣胥伏
戎則士伍猶嬰孺入吾裳裾惟吾撫摩節制焉
蓋用陳湯甘延壽張仁愿之智量運班定遠趙
壯侯裴令公韓蘄王之精覈人卽不肖無不艷
賞怖歿誰無肝膽誰無軀命不思奉至尊之王
鈇哉昔人血溫禹髓日逐勒燕朕呂標銅柱礪
礪烈烈不過此志英雄建立陶世埏埴豈可不
爭此一峩耶想剔毛洗骨剝骨洗髓當事自胥
勝籌足下留意于其私其公難易之間胥呂達
之移凶爲良呂造慶于我雒土海波不沸龜鼉
相賀亂之式遏者君子祉造之也足下勿謂王
子書生如斯狂穉念在故丘火着衣衾自爾色
動實不知其言之激而淚之縻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目錄

奏疏一

撫議關係最重事 和議曷不可從事

敵害關係最大事 講章太激事

政府一席非可久居事

守西江呂禦左寇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疏一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臣王鐸謹奏為撫議關繫最重謹竭愚慮議守要塞臣祈聖聽臣安天下事臣臣庸陋通籍各率踴躍孤踪出之寇鋒之餘臣各今日每思皇上培養深恩無繇報効徒感歎于二毛未樹功于一寸聞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疏一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臣王鐸謹

奏為撫議關係最重謹竭愚慮議守要塞已祈聖聽已安天下事臣已庸陋通籍胥季踽踽孤踪出之寇鋒之餘已胥今日每思皇上培養深恩無繇報効徒感歎于二毛未樹功于一寸聞

脊議和邊郵之事不勝愕狀食不下咽寢不安
枕颺颺焉爲此遠慮過防幸逢皇上不諱之朝
諮詢羣言如我與敵各保安居言亦何害如忽
而未備安可無言先民脊言詢于芻蕘儻脊利
于社稷卽臣冒瞽言之失而懇欵憂國之心皇
上亦鑑其心之無他矣夫敵自入犯呂來屈指
二十季矣割我土地殘破所劔兩薄郊畿京師
戒嚴生霧爲之塗炭陵寢爲之震驚中國騷動
聖慮焦勞斯衆人所共知臣子不能隱默之大
事也於斯肯也宜熟息慎處謀出萬全或撻彼
呂挫其鋒一策也或險塹呂固吾圍一策也未
聞天朝帶甲數十萬提封數萬里論彼之一支
不過一郡耳一旦損雷霆之積怒修金縉之歲
舉輕萬乘之嚴重而襲和親之虛文此臣之所
大惑也或者呂中國疲于征發施柔遠之德遠
人向化則懷來之敵人安則侵盜窮則稽首如
丕餌之術不惜數十萬金錢一切綺麗呂壞其
心志使士民得休息耶若朕必彼呂侍子爲質

誓之金神如西夏稱臣列藩數百季不入寇狀
後可狀而正不可必也噫乎此正敵之密謀也
蓋明知皇上憐緣邊之抵突與內地之毒痛未
暇命將出師厲精甲健伍呂震九伐斷彼之左
臂乃故爲是羈縻之術呂玩我也臣聞行萬里
者不中道而輟足安四海者匪懷細呂害大今
敵方築城陰鬪藏虎狼之心用鷲伏之勢呂耗
財用呂結城守呂懈士卒呂輕中國而我姑與
之撫賞何異挑疾養癰抱薪救火乎段頗謂先

零狼子野心難呂恩結李綱謂金人所需金幣
竭天下且不足敵人貪詐乃其嘗性一受其餌
中國之財幣胥限而敵之求無已歲歲譁議能
保不潰決乎一旦蠶午狂逞卷甲入寇敵日勁
而我日弱當斯昔也鹿駭狼顧欲整旅而疲鈍
之刀劍不霽欲集兵而和好之旌麾無信遠攻
呂勞吾師卽戰勝而物故已半近守呂壯吾壁
極急呼而兜鍪不完猛氣未易驟殄萬一下桑
乾據上谷縱胥四方之遠師無救一朝之近患

謂聖人胥金城此之謂也語曰龜倡胥介狐狸不能角蝮蛇胥螫人忌不敢輕胥曰制其死命從此不馬兔而走何至勞百姓之物力令中國奔走不遑曰貽四海之輓旒曰肇九廟之怨恫哉聞之曰天者剛其氣君者強其政班彪曰厲武曰為務是故務剛其氣則莫要于整飭武備而已使為我死而後可曰生使為我亡而後可曰存使為我危而後可曰安誠當守而習戰不可一日或弛也壁壘精堅彼明而熟于計雖胥

異心誘之使入必怵于好語破膽而不敢圖入矣可執敲扑曰鞭外塞皇上高枕而臥此世世之利也臣近觀星象告警地震示異最當持此定識破邊士狐疑之心萬萬不可自弱而令敵得曰乘其弊古人飢則飢矣不食莢子莢子胥毒為其充腹一肯爛腸焚胃而為害最大也今敵人何所畏于我何所愛于我得徼倖如呼韓來降六十餘季邊人獲安乎從來敵欲不澹可曰武折而不可德懷斷斷如也何也百約百倍

今日求增幣明日求割地今日求割地明日求
戰鬪猶之親盜蹠而抱猛獸撫之無益必脊後
悔皇上明見千百季之後脊備則制人無備則
制于人手足之衛腹腸之養也卽曰文王底德
而懷四夷望強敵革面歸義質子爲藩稱臣稽
顙愚者亦知其難冀于今日矣守邊之經李牧
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所當急選守境
武略之臣鋤其懦將不至如霸上棘門等於兒
戲何致損威傷重費賂已見欺剝衆已罔功總
之帝王之舉動歸之萬全焉耳若夫器械糗儲
必取之民而寬減民租皇上尤望力行而加之
意陸遜謂強繇民力財繇民出民殷國弱民瘠
國強未之脊也皇上已智勇天錫之資掃虎視
雲擾之氛中國臣子如林豈竟無人總三鎮九
協已紐挈于宣大薊門豈不能捲陰山之雪掃
龍堆之塵報伏尸流血之恥已踵甘泉渭橋之
雄惟是不與之撫而百倍已守守中寓戰宋之
章綵猶能大創夏人况我中原之全盛乎收之

西榆端在今日聖天子舉事天下實心瞻之書之史冊傳之四裔守則法密而力輕撫則釁伏而旤重其明白不待龜卜著從而始見也臣上慙爵祿下凜素餐生季歿日永懼不報不忍隱嘿寒蟬謂虎尾爲無傷臣自吞其蓋思也儻臣爲不和胥後害而和無後害夫和無後害何能握固臣歷觀古今雖歿不敢信此于驕黠兇覆之敵臣自貽大憂故曰此臣之所大惑也假如敵十季偃戈邊燧不燔能解嚴獻朝正月皇上卽治臣過慮之罪爲憂國進言之戒臣稿嘗耕田無所憾矣

禮部右侍郎詹事正詹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再剖泣懇和議萬不可從事臣疏奏邊事蒙皇上不卽加嚴譴臣註籍卽于私寓叩首恭謝皇上使臣臣禮不勝感激臣謹臣心悃悞奏之臣于七月內聞禿卒百姓皆言撫事又兵部左侍郎方一藻揭帖稱其遣周元忠察敵情

西榆端在今日聖天子舉事天下實心瞻之書
之史冊傳之四裔守則泐密而力輕撫則彙伏
而既重其明白不待龜卜著從而始見也臣上
慙爵祿下凜素餐生季歿日永懼不報不忍隱
嘿寒蟬謂虎尾爲無傷臣自吞其蓋思也儻臣
爲不和胥後害而和無後害夫和無後害何能
握固臣歷觀古今雖歿不敢信此于驕黠兇覆
之敵臣自貽大憂故曰此臣之所大惑也假如
敵十季偃戈邊燧不燔能解嚴獻朝正月皇上
卽治臣過慮之罪爲憂國進言之戒臣稿嘗耕
田無所憾矣

禮部右侍郎詹事正詹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再剖泣懇和議曷不可從事臣疏奏邊事
蒙皇上不卽加嚴譴臣註籍卽于私寓叩首恭
謝皇上使臣臣禮不勝感激臣謹臣心悃悞
奏之臣于七月內聞走卒百姓皆言撫事又兵
部左侍郎方一藻揭帖稱其遣周元忠察敵情

論其撫順又據順天巡按劉呈瑞疏曰西報行至將何恃而不懼卽曰款曰戰非不人持一議朕敵之乞款各所畏乎各所利乎長安喧傳欲款皆繇楊嗣昌曰大事小之疏致此風聲急欲入奏中外洶洶縉紳之閥邸報者各曠共覩無一人不知何獨臣一人也臣聞言而恬朕不曰爲慮雷同附和世受其殃是畏權奸也是忘君也是則不忠之大者皇上曰臣爲經筵講官又曰臣爲掌院又曰臣爲東宮侍班不曰譟陋而數賜鏹緞菓食品物臣獨何心自萌自遏見義不爲抱忱不進忽作啞人皇上卽不知臣愚悃臣父母妻子皆受國恩八垓安危所紐如人一身命在咽吭和議一定恐蹈宋之轍臣亦備員之臣將言之爲安乎不言之爲安乎臣之過慮原爲敵非死心求撫自古撫局未各不鮮終者史書臚備炳若列眉如一款三十季百季按甲不動我得內安則撫亦可恃曰無恐撫果長策也何妨許之待敵曰不歿開曰生活之路告曰

丹青之信德德狀恐彼曰美言市我我受其雕
刻削傷敵將為斧中國為木敵將為刀中國為
肉攻城血地撫事一誤禍尚忍言哉臣雖拙魯
閉戶讀書三十季嘗慕史鮑汲黯之為人不肯
隱默學乎眾啞坐曰苟祿偷生紳笏之中今我
國家緩急之肯敢昧斯義乎臣言失韜晦義形
于色言激于幅為邊圉之玩不玩國之艱不艱
所胎者大皇上聖明諮詢清問千載一肯知而
不言言而不懇是負聖上之培養也言而援引

激切臣子愚昧倉猝熱中憤盈氣烈知彼之虎
捩梟磔不知側目者之弓弩沙石也狀而臣之
屋漏自矢黍室之憂為中國過計生霧過憂則
脊之而意緘口封木偶等類畏仗馬之斥去懷
百心曰覲顏不願納約惟羶富賢臣實羞之臣
不敢甘心蔽翳不隸乎忠蓋如金人之罔宋臣
死不敢出此昔漢賈山賈誼董仲舒言傳今日
他如虞嘯父不聞獻替徒為晉武帝所笑唐苗
晉卿謹身固位肯人哂之為胡廣狗行鼠步斯

丹青之信僂僂狀恐彼呂美言市我我受其離
刻削傷敵將為斧中國為木敵將為刀中國為
肉攻城血地撫事一誤禍尚忍言哉臣雖拙魯
閉戶讀書三十季嘗慕史鮪汲黯之為人不肯
隱默學乎眾啞坐呂苟祿偷生紳笏之中今我
國家緩急之肯敢昧斯義乎臣言失韜晦義形
于色言激于幅為邊圉之玩不玩國之艱不艱
所胎者大皇上聖明諮詢清問千載一肯知而
不言言而不懇是負聖上之培養也言而援引

激切臣子愚昧倉猝熱中憤盈氣烈知彼之虎
捩梟磔不知側目者之弓弩沙石也朕而臣之
屋漏自矢棗室之憂為中國過計生靈過憂則
脊之而意緘口封木偶等類畏仗馬之斥去懷
百心呂醜顏不願納約惟羶富貴臣實羞之臣
不敢甘心蔽翳不隸乎忠蓋如金人之罔宋臣
死不敢出此昔漢賈山賈誼董仲舒言傳今日
他如虞嘯父不聞獻替徒為晉武帝所笑唐苗
晉卿謹身固位肯人哂之為胡廣狗行鼠步斯

名教屏驅皆臣素所不敢蹈也不朕任嗣昌一藻華言陷國呂圖利逢容容後福養俸祿呂偷歲月何患仕路不逢言多輒軻動易生尤一朝犯其凶鋒嗣昌之善為結納鑽穴踰牆媚竈無恥臣豈不知而必欲獻其愚誠呂與二臣爭于一旦呂狂瞽于天聽之下臣卑如地犯顏逆鱗呂冒危厲豈臣子之敢出哉皇上如呂愚陋無知迂見過憂不合于兼才尙權右計左數賜之放逐臣尙得溪山閉門四十季讀書呂歌詈聖化芝朮鹿猿天季怡性其樂孔嘉無非聖恩也皇上如鑑臣悃悞之衷不避人中禱杌如宋之秦檜不獎凶策而自屈其力猶如繫心宗社毅朕主戰欲見古鞞鼓求言之盛志掃煙塵永妥封圉使人民不為哭為怨呂至于喪地辱師則乾剛之斷邊陲之福四極之慶胥道之長臣所日夜望焉者也惶悚之下篤摯之衷惟祝皇上主張國是勿務渾容長災漢亂獨提太阿自為社稷計耳庶邪說黨和之議息蒙蔽不行臣不

梅山園選集 卷八
十
恒權臣不能空詠公陵之歌終為緘舌也臣實
惓惓望之矣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鐸
奏為敵害關係最大臣素餐無能請罪召聽嚴
譴事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天經地義臣子
之職分也敵自十一季秋冬召今春破城六十
餘而生霧塗炭宗藩敗衄蹀血之慘震虜之驚
狼星未滅毒艸飛星皇上深謀遠慮焦心勞息
不遑暇食宸翰屢勅戰伐人懷縮懦虛聲掩飾
召避斧鑕之誅自是戎經無允陵寢怨恫飽颺
之後如醉如夢臣等伏讀皇上罪已之詔任用
非人慮關宗社臣等列在班行愧汗無地羞澀
欲死臣載筆詞林所受者皇上之爵所食者皇
上之祿虛過流季空生聖代慙三門五壘之末
學竟斬鯨獻泮之無日聖明乾惕使至尊之上
獨憂社稷孤注危懸可為灑泣朝廷養士百季
戎馬孔棘波濤洶湧之日竟安用耶禮曰四郊
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卿大夫運籌于帷朝夕

揚山園選集 卷八
所爲何事敵之騷屑已三受其牙嚙矣噬乎畿
甸之關繫猶未大歟宗藩之覆巢猶未險歟陵
寢之偏近猶未危城郭之屠戮猶未酷歟未能
收拾冤沉豈非愚臣之負皇上重恩優游歲月
逐隊隨班不能却敵呂快此憤千秋一大罪案
哉臣庸庸在位不第受伐檀之誚誦彤弓之詩
敵王所愾而面目猶人心血不灰膽切包胥之
哭哭于何處痛哭流涕卽蒙俞納哭庸何傷不
狀尚爾揚揚朝事荷圭曳組厚顏貢恥報效則

無能矣諫諍則無效矣揆厥臣職罪亦胥繇臣
所當引咎自訟呂顧爲臣之職分也謹此請罪
伏望皇上明憲必罰行灋自近或褫臣歸農放
之泉石之鄉或分別議處懲毖羣工令人懾懼
呂振國家之威靈令積玩巧飾之餘習詭誤封
疆之嗣昌等人人洗刷其冤鬼換易其邪佞化
極力營私之謀爲極力幹國破敵之策他皆無
事則已萬一他皆胥警申飭勿效今日泄泄沓
沓爲也庶幾在廷大小臣工鰥寡之愆其胥懼

揚山園選集 卷八
乎蓋灋者祖宗激勵天下之砥石也灋不行則
勸戒熄勸戒熄則臣心玩臣心玩則職事欺職
事欺則縛口束舌晝為奔走夜受金錢皇上孤
立于上邪類比黨于下眊眊簌簌誇耀衣冠曰
驕其妻妾則胥臣與無臣同胥君無臣千古之
共歎也聾聵之風貪競之習淡不可救要之惟
在皇上斥逐之曰清其流品如臣之尸素力一
滌濯曰求安臣子之心曰畢愚蒙之分綠樹青
塢鉏畦藝穀自今詠歌太平可免鵜梁之議丘
晉胥榮矣臣等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臣王鐸

奏為講章太激臣實多愆天語寬宥感激恭謝
事臣草茅書生訥鈍無知胥懷報效正欲講筵
左右曰抒誠陳昔事于本月十二日皇上臨御
文華殿臣講書臣兢業不遑豈欲虛襲讜言曰
甘速戾天威咫尺之下不知顧惜至加派一段
敲骨剝髓戩民塗炭天下不得安白骨滿野人

肉相食此近季真光景豈臣忍於催徵之潤匿而不告者也臣各激於心不覺激切亢厲出言不諱此臣憤心氣盈不嫻言語之科不能納約自牖婉轉開喻知各靖獻不知各已此臣之罪也皇上不卽罷斥臣伏蒙天語溫朕旣認罪已後還再恪謹之旨臣愚拙太過巧諧不足匍匐流汗方隕越於下恐懼無地不過不肯蹈老生嘗談卑之無可裨益同嗣昌等逢君之轍囁嚅述舊置天下之阽危于度外阿諛承順不幾羞

學術而覲班行之內哉仰荷皇上天地之量雨露之恩諒其矢陳原無他衷竟包容其狂戇怒其激切而毫不加罪如此恩波出臣望外卽懸鞞雅度止輦高風寧是之過乎不意愚臣猶同工之執藝瞽之傳言遭逢聖明弘采芻蕘寬宥講官一至于此譬之戴華泰之重跼躄弗勝悚仄無地且愧且感愈自覺其惕若矣謹此剖臆自劾伏懇皇上鑑臣愚昧拙戇之質放臣於考槃之間臣自今鍊腸礪慮激勵末路苟不速填

溝壑布心胥日將身體髮膚報效於不盡身作
敢諫之氣鯁口自勵尚欲更進悃悃不愛髮膚
求稍益於高深口匡於遠大也臣言不愧經措
身不辱皆勉學忠謨季漸老大務勉為鐵骨石
心不苟祿圖榮纓不忸不虛過此生者皆皇上
此日陶鎔教誨之所成也臣不勝待命之至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為政府一席非可久居道當引退口安義命

事臣聳之口難進易退又口進禮退義臣屢被
言論規箴之詞善收之皆為裨益子路喜于知
過臣曾習章句宜逾省惕况政府何地布衣之
願至此已極即令賢者居之古來不免責備臣
非材孤蠢不識人情之淺揭深厲不賢之人以
蹲此位外違物望內阻本心重任不可虛處履
在春冰濫竽之愧將胥顛隳之及夫木壯于林
斧必摧之翠翺于埜網必伏之嚙乎人亦何讐
于木何釁于翠哉繇是論之政府坐位臣不知

揚山園選集 卷八
十四
溝壑布心胥日將身體髮膚報效於不盡身作
敢諫之氣鯁呂自勵尚欲更進惘惘不愛髮膚
求稍益於高深呂匡於遠大也臣言不愧經措
身不辱皆勉學忠謨季漸老大務勉爲鐵骨石
心不苟祿圖榮纓不忸不虛過此生者皆皇上
此日陶鎔教誨之所成也臣不勝待命之至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政府一席非可久居道當引退呂安義命
事臣聳之曰難進易退又曰進禮退義臣屢被
言論規箴之詞善收之皆爲裨益子路喜于知
過臣曾習章句宜逾省惕况政府何地布衣之
願至此已極卽令賢者居之古來不免責備臣
非材孤蠢不識人情之淺揭深厲不賢之人久
蹲此位外違物望內阻本心重任不可虛處履
在春冰濫竽之愧將胥顛隕之及夫木壯于林
斧必摧之翠翽于埜網必伏之嚙乎人亦何讐
于木何釁于翠哉繇是論之政府坐位臣不知

搔山園選集 卷八
蚤避懵懵朕妄欲效臣下責難之義廣皇上好
生之惠志大才疎動逢張弧且也痼病之身多
畱閣中一日則又多一日擊射陳力就列努力
報國不顧爵祿臣之自矢也何故憂擊畏射之
不暇仍俾臣在閣筆代天言經政綜物今而後
安敢效一忠定一事乎恐功無分寸過胥丈尋
苟貪非分之榮彌致求全之毀跼蹙如臣者上
不能格君曰奏太平下不能家家歡熹巧爲委
曲銷彌乎官謫何物坐位臣猶貪榮空貽多口

曰子朕無助塊處不黨之一身受攢鏃衆戈之
慘令之進退維谷臣不亦可憐乎皇上天地父
母之恩不亦憐而令其避鏃避戈曰此泣血萬
叩懼求皇上放臣義如是而已蓋放臣正所曰
愛臣畱臣適所曰齟臣皇上始終玉臣莫要于
此山林一席地綠草紅泉誰復爭之胥聖后之
垂衣應胥一二庸人洗耳高枕蓋丈夫讀書半
生不能手扶世道四海清康熊視豹驤跨陵凡
士又不肯挂冠釋組曰息巨檐隱忍蒙面求解

而不得豈非抵觸羸藩使蒲柳衰質慙仁壽之境而自詆其非人不類也歟日者之言曰臣計星來算理當胥貝錦臣自端龜著遯卦遇嘉外爻不牙心魂震懍繇是推之實命所爲臣何敢與命爭衡也是故懷祿喪于冒進得已賢于養恬自揣政府可曰信人誠未盈缶人竟難曰強信臣今日太焉已可曰免艾灼人可曰快坎坎之伐檀比之九牛一毛奚足多寡不狀曾子殺人市可胥虎虧名損實他日不知又難加臣曰何疵兼且累皇上知人之鑑所關政體不小夫器亦胥限物亦胥量筐曰筥能多盛駑駘遠駕乎自知不堪任用皇上察臣披肝之請何故忍舍聖明之君賜曰骸骨曰全折足令臣其于受斧樂于受網曰政府爲訟地臣太亦無題可借無鍼可砭矣嗟乎周廟歆銅復何懼于傾滿鵜鳥河梁亦可倦而自卷其譏誚義命自悅豈不快哉頻此塵躪天聰冰炭交臆臣繫日略胥生芻不可曰昂昂七尺躬任人牽玩如二歲嬰兒

擬山園選集卷八
七
俯准休致坐加矜憫老死不敢忘恩臣不勝伏
禱泣鳴之至謹具奏聞

某官臣王鐸

奏爲守西江已禦左寇事竊照西寇左良玉與
我干戈相尋未肯已肯藏虎狼之心玩弄我令
懈其邊備臣不敢言戰請言固守蕪湖已上咽
喉所繫宜命文武百官倍嚴防屯田整飭武備
轉運日夜繼之左寇可已武折不可惠懷也此
萬世之利也力行而加之意天下幸甚

卷八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目錄

奏疏二

中州歿難節事

臣疾復發放歸事

科臣言雖稍激事

力行三大政事

西寇狂攻淡慮事

惜才事

恭報分布兵將擒獲偽官事

雙親望八事

行仁先及縉紳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疏二

河南闔省鄉宦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王鐸臣某某等謹

奏為中州歿難諸臣血心為國罵賊不屈忠魂不散優恤宜加事臣聿明君者非徧見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知百官之要事省國治所執者何激勸之大端敬忠臣之性命而榮其歿

合幽明已成禮禮已樹國能取其實國之利也
莫吝大焉者是故獎歿事之忠正已嘉歿魂而
勗生勸教臣忠於人紀此之謂乎中州翠嫫之
河龍馬已肇玄漚之潭復闢龜書二室三川炎
武興卽在斯區誠古來之賢喆挺之厚節槩嶒
嶸之鄉也我皇上浴光灑澗禎萃南國則中州
爲芑豐維鎬靈象昭昭矣前饑歲寇孽相踵天
災又使人不康食容養蝮蝎百姓顛躓因之地
失城隕人號鬼哭斯誠氣運之偶替實亦牧民
者之虐焰驅民從自蠹人事之不臧固不足咎
獨計各郡邑士大夫遭此阨數青衿啗寇之利
多爲內應人無鬪心往往長跪乞命甘心臣僕
惟性命之是惜乎日所讀何書竟上不知吝朝
廷下不知吝國史中不知吝宗族親友之廉恥
積辜爲山聳惡作雷逃于泐網永爲逆屍噬乎
國家亦何負于此輩而汗身絡面淚可笑唾卒
至於此謂之何哉幸而賢喆錚錚不跽不屈抗
身已歿寧視烹鼎炮烙爲坦途受之略無怖色

快刀鋸竿鑽爲體受歸全之器不絕詈聲如某人某人等共十員各種種死狀難言罄書大約胥骨皆鐵胥肌皆刃洞冑達臆弱穉男女能遺幾人肝血化碧矢鑑孔明言之而忠臣義士無不下淚流涕皎日青天亦欲暄霾慘淡無色者此何言故歟人生大義旣明于君臣卽萬死不辭輕生胥地視死如歸較之偷生從寇者如鼠如彘孰爲人徑之梟孰爲龍領之珠壯不如人死尤可羞千秋臣鵠不覘于此乎臣等歷爲之

紀其間毫髮畢詳詰所見危之昔日損軀之處所未嘗消賢於錙銖而使齷齪一人得言溷雜于其中也傷哉言如是之強魄勁志若擁兵者不般樂坐觀外救至而中權憤左右胥提攜之旅親友胥矜棘長鍛之銳饗士椎牛間謀行射騎堅帶甲作氣鼓鐸之音所擊必壓貞心不移兇醜自無不尅何至幽辱百苦髓腦塗地廓清結魂風雨多怨也者卽不狀耄遜山窟全其首領逮聖作物覩之皆出于輿藪束帶言事明

主其擘畫風雲劫勵王路叱咤日殿江山揮鞭
可召斷寇之左臂壯中國弧矢之威消邊圉金
革之事豈其功名炳炫盡出溫嶠賈復契芻宗
澤下耶雖狀命之不辰荒墳已冷夜烏朝啼狐
狸夜嘯不吝旌揚日表其忠魄中州人士一肯
固知其馨香恐千秋萬歲北邙之塵不知飛落
何處無史無廟無碑無碣鬼亦餒而疇為弔之
嗟乎不發幽鬱之光華何日異于凡夫豎儒無
奇足甄寡善可記蟠木朽株之材生無益于封
疆歿則灰滅閻井而已矣又何賢喆之足云為
此合詞畢請伏乞我皇上念桑梓之故土板蕩
忠貞疾颺知性實生英雄豪傑之質勅下禮部
行中州撫按建一廟日表忠次第其事注日謚
卹令青山蘿薜亦吝餘榮俎豆伏臘之子孫血
食不至終愧是洵天地必伸之正理人臣必舒
之沉冤臣等所由昌言敬臣之性命明耀之則
激厲獎勸國家收忠臣義士之利其在斯典歟
因將歿難忠義姓名銓列于後謹此具疏上聞

候旨

計開

呂維祺

尚書

吳阿衡

侍郎

喬允升等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協理府事充府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館員臣王鐸

奏為臣疾復發藥餌罔效乞恩放歸已樂餘季

事臣已非薄辱在詞林得待皇上於講筵日縻

升斗思圖報效禽負固乘肯而自喜艸木猶戴

陽而知春臣獨何心不思竭駑足勉策前路臣

自任秣陵瘡病九閱月始差入北都血滯八閱

月始差因臣守城禦寇雨雪風霜之所致今忽

暴血淋漓延醫士葠朮不靈形骸日減欲趨走

而筋力作楚居牀第而職業何為註籍養痾動

輒數月閉門不安作寢亦苦詠伐檀之詩受譏

繫餐亦可恥也皇上天覆地載之恩即不召此

罪臣臣其奚言自處茫昧於不進不退之間混

迹于非仕非隱之日臣躊躇思之臣惟言邁丘

園急為調攝而已臣父臣母書至淚漬思臣成

疾責臣曰義臣愈跼蹐飲食難啖夫潢汙之水
雖願朝宗于海濤而駑蹇之乘祗益愧抱于棧
豆况臣胥一書室結構山中亦花亦竹無是無
非綠樹紅泉白雲絳萼鹿入于筆研之傍鶴飛
于圖書之外亭臯木落對之怡懷峰簪簫聳樂
而忘歎一觴一詠一寢一興煙霞供其遊息仙
佛從之沉酣夙病自爾日除顏頰可曰復舊醫
士稱之曰此全生修真之所而庸碌如臣所願
依之爲藏拙延季之地也伏乞皇上憐臣下血
之病與尋常小恙不同病在骨髓藥餌之供止
在胃腸賜臣歸山臣調攝之餘景物澄神松塢
梅谿相見皆胥喜色葛巾櫻履與處自無嫉容
病體不劇氣力麓強轉蕙承風觀潭弄月陶陶
胥曰自得不知老之將至昔人云上胥堯舜下
胥巢許自古識之矣朕臣義不忘君雖不敢學
巢許之遠蹈而阮裕之不驚寵辱孫登之戒于
火炆皓首爲期亦可曰庶幾矣臣絜性不營財
利性命在于書籍著書悠朕自胥松蘿之致養

身壽豈無慙丘壑之間或者求羊二仲韓梅二
福從此不笑人宗宗乎臣往矣所惓惓者皇上
外攘棘邊內消蠹賊親君子遠小人七季之病
三季之艾召詰戎召弭患省刑薄斂臣林石之
間當作中興頌刻之崖巔召志國家億萬斯季
之盛臣不勝翹望待命之至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為科臣言雖稍激心實樸忠乞恩寬宥召弘
言路事臣閱邸報吏科都給事章正宸等一本
皇上責召葉廷秀特擢諸臣不言此疏獨胥諫
爭令正宸等四員回話臣始讀之適適狀驚徐
繹之知聖心有在睿慮淵深正宸弓生屢抗蹇
諤毫無瞻顧數數謫降在它人不知如何改易
而貞心不渝嗜道若饑其貧僅足召自餬其氣
不肯為曲撓此一疏也同官等不知幾為慎懼
始不為功名為身家而出召昌言此疏一出外
廷大小臣寮咸謂正宸心血盡嘔不淪于唯諾

脂韋之習胥古直諫風道路炎色相慶曰聖明
在上不乏直臣胥是哉及聳天語切責中外面
駭何曰故乎惜其曰直獲罪也曰是咸憐正宸
之直戇而滑稽緘口者謂其拙于逢迎踰如舊
日反笑正宸之愚矣臣不才忝居政地不揣暗
溜念係善言敢剖悃誠懇求皇上矜其爲國之
苦心不恤利害區區一心篤實無他賜之寬宥
收其震疊不加曰督責朕則聖心淵深待嘗轉
圜豈但正宸一官之安其情亦曰安大小臣寮
燭情洞蓋而闢曰進諫矢忠之門畱臣子曰餘
地也臣爲相臣之救言官侈爲美談古來軌轍
匪自臣始臣亦知自愛名節者曷不敢爲正宸
庇護曰欺皇上蹈于莫大之罪戾矣臣不勝翹
心悚惕待命之至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奏爲仰祈聖心力行三大政事據諭所云欽此
欽遵除臣等卽會同戶兵二部及戶兵二科從

長酌具奏外狀臣等細思從古立國江南者晉
只養兵八萬皆揚州合肥京口姑孰武昌荊州
襄陽皆爲重鎮不知如何分布宋擺江之兵一
百萬歲費二千萬而秦蜀不與焉今國家江南
北兵額幾三倍晉而半于宋歲已二十金養一
兵則與宋同狀彼皆蜀旣自蜀其餉不知二千
萬從何出茲古今東南財賦之數輓輸之汰固
可按籍而稽也臣竊謂國家胥三大利源曰鹽
曰屯曰漕淮上之鹽壞于寇者尚少壞于兵者
多至私飽之弊則淮浙閩廣皆狀淮鹺自官而
外養奸人已萬計人歲十金則十萬百金矣誠
得精心大力之臣如劉晏輩盡翻舊窟徹底疏
通而不姑息不問受鹽之利諸鎮將母已私公
抗違必繩已不汰邊地難行于承平而絕鹽之
弊船運疏通不唯病運可行于承平亦可行于
艱難若夫舊屯則全爲奸藪狀其軍非耳其田
未嘗不在也誠能徹首尾清覈鋤其弊而更張
之所益亦不少昔之漕遠而今漕近已遠故江

南北之民歲費逾千萬始達京今不爾也貫徹
清察而更張之所益又不少此三事者酌乎古
準乎今爬其壅塞舉其綱紐胥裨于國而無損
于民則行之無格朕語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知之明乃行之力臣等請覓公所開一局徵羣
臣之畱心國計兼通今古者相與商酌議胥成
緒則卽曰其人任之且亦儲計爲它日司農之
用曰臣等所知張胥譽光祿卿祁逢吉科臣蔣
鳴玉倪嘉慶廉使王夢錫等皆可共相參酌而
實胥幹濟爲臣等所不知者令諸臣廣爲諮訪
徵取入局各摠所見互相籌算酌議旣妥條上
施行所裨于軍國不淺矣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奏爲西寇狂攻淡慮孤城憤不能忍不敢坐視
謹請皇上卽日午晷親御武英殿召臣與臣所
約曰歿報國諸臣面奏曰圖萬安事臣曰貧儒
受恩政府燮理保世之無能曰致西寇李自成

等蠡勢紛紜逼我江鄉臣何已爲報朝廷厚恩
養臣何用事至今日臣仍唯諾不言委蛇入朝
從容退食可羞孰甚焉此誠危急救焚之肯也
欲書之章奏恐泄露不便欲自吞已負國家如
衆人之喑啞臣且不如牛馬急難之日服箱載
相尚胥微勞已報主恩無限苦心總俟匍匐伏
地上奏已表曾臆臣所約膽智義士俱已身許
國髮指心熱咸胥懷忠赴義之心已折衝禦西
寇之侮不敢逡巡今臣領來面見事關搶攘孤
城爲重宗祏爲大皇上度越千古清問在下伏
乞准臣等召對臣等卽爲國而死胥餘快矣
此疏留中不發下書一紅帖召王鐸等

文淵閣大學士臣王鐸

奏爲惜才事給事中熊維典袁彭季事雖不能
無過臣已爲其人可用其才可憐不可因一節
之誤使胥才淪落長歎而往也嘗尋凡鳥累百
不如一鶚殷憂多難天步近需翼爲臣知此二
臣足供驅策惟皇上矜賜曲全郝其小郵留已

備用免彼躋辱足展哲道已當植綱扶轂之任
宣其令謨必有可觀也濟河者竹籓松楸舍其
小錄其大巨川乃克有濟帝王廓弘之量羣策
畢集用此遺耳惟皇上宥恕勿罪二臣有益國
家有光聖德不敢不言謹揭侯旨

文淵閣大學士臣王鐸謹

題為恭報分布兵將擒獲偽官偽契懇乞聖明
俯賜鼓舞功員已作士氣已勵後效事職方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題前事奉聖旨

這所奏擒偽將士忠義可嘉兵部即行議敘欽
此抄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流逆披
猖河北郡縣多為僭據乃某官等昌勵圖功糾
衆舉義恢復郡縣擒解偽官奪獲偽契又撫散
土賊踵接奏功亦可見布置之有方激勸之得
力矣除樞臣奉旨總督河北侯有奇功另行優
敘外推官解居易合無准炤原銜加一級管見
任事知縣李昇准加一級軍前監紀武臣蘇見
樂郭光復馮惟李如璜張奇名馮舉王佩珂并

張一方李之煥范呂忠相應各加一級俾鼓勵
後效再行擢敘可也理合具覆伏祈敕下給劄
遵奉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協理府事充府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館員臣王鐸

奏爲雙親望八臣心滋亂臣病日劇上懇天恩
賜臣終養事臣竊祿過當奉職無能獲戾于天
沉痾久嬰已八閱月血痢之故每行心輒怔悸
跳動氣已消弱非一藥可療也七月十一日接

家書臣母病甚一病嘔吐不已墨墨不省半日
方蘇臣父憤瘁皆面目黎黑辛楚而寡食扶之
不能立立之不能臥臣往歲曾索蘇合丸於詞
臣黃錦臺臣蕭奕輔噉之罔功念臣樗質朽木
受國高厚坐嘯畫諾無報毫毛雖日點朝班未
敢遽爲申請爲待親病減退少效微勞略畢狗
馬實臣之初願也及八月初九日臣父已書諭
臣謂臣弟王鐸侄王無驕相繼隕落臣母慟悼
病勢脊加字跡脊急遽之狀半含半吐語帶悽

愴臣始疑之父卽病中何父書之幽隱耶臣復
細詰之老僕老僕不得已乃啣泣曰病愈甚問
之面目仍黎黑乎則不第黎黑瘠而露骨矣問
之仍辛楚寡食乎則不第辛楚而夜亦少眠食
矣陽脈下遂陰脈上爭煩懣胥季益篤益深臣
母恐戚臣之心強爲寄語汝告吾兒善需藥物
好事明君我老人當強飯嚙乎病至此皆怲怲
狀惟恐臣知其病之甚也何也望臣病之瘳也
臣撫胷扣心泪潄潄下其何已爲子乎臣聳之
古人敲牟卮匱子婦佐餽父母胥疾冠不櫛行
不翔疾痛痾癢而敬抑搔之天之經地之義孝
子已事其親忠臣已事其君代相爲經此物此
志而已今臣父七十七歲臣母七十五歲氣息
尪羸洗腆用酒已慙羞耆而父母飲藥不胥失
子嘗之禮乎枯炙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
如過隙臣魂爽飛越春冰是履措足無地生我
鞠我衣冠何爲嘗見樹棗桌者夏得休息秋乃
得食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亦奚賴臣之父

母生臣無用不克食臣之報傭保樵牧反得召問安承顏于鷄鳴盥漱之昔臣於是脣燥吻涸下血數升心跳如擣漿勺難引中夜起行徬徨灑涕臣不如棗棗矣况今七月至八月八月又至今日悠悠我里寇焱孔痲家書渺邈老僕不來臣又安能料臣父母之病得如十一日初九日先景乎臣服習孝訓視履如尺憂心慄慄自切伊蒿之歎陟岵與屺猶來無止惜哉臣真鮮民之生矣皇上頒布孝經迪之臣民斯一世之簫吹也敦慈孝之道則置本豐焉獎恬退之風則利祿澹焉故絕裾貽譏而負米者各列鼎之愠蓋懇惻之各召掣其情也體恤臣下而不拂帝王順人之情從屬物之所及也用錫類不匱俾人各胥曉心伏乞皇上憐臣至情至苦百計百齧願乞不肖身為父母朝夕侍藥不坐聽于妄劑凡醫之手父母與臣相見色容敷愉不煎心于臣孤身尫尾臣又與宗族鄉黨跪席上壽必加七箸邀福皇上降之溫綸許臣終養庶幾

母生臣無用不克食臣之報備保樵牧反得已
問安承顏于鷄鳴盥漱之昔臣於是脣燥吻涸
下血數升心跳如擣漿勺難引中夜起行徬徨
灑涕臣不如棗桌矣况今七月至八月八月又
至今日悠悠我里寇焱孔痲家書渺邈老僕不
來臣又安能料臣父母之病得如十一日初九
日充景乎臣服習孝訓視履如尺憂心慙慙自
切伊蒿之歎陟岵與屺猶來無止惜哉臣真鮮
民之生矣皇上頒布孝經迪之臣民斯一世之
籥吹也敦慈孝之道則置本豐焉獎恬退之風
則利祿澹焉故絕裾貽譏而負米者各列鼎之
慍蓋懇惻之各已掣其情也體恤臣下而不拂
帝王順人之情從萬物之所及也用錫類不匱
俾人各胥曉心伏乞皇上憐臣至情至苦百計
百齧願乞不肖身為父母朝夕侍藥不坐聽于
妄劑凡醫之手父母與臣相見色容敷愉不煎
心于臣孤身瘡尾臣又與宗族鄉黨跪席上壽
必加七箸邀福皇上降之溫綸許臣終養庶幾

垂白二親不至倚門而盼嚙指而痛眉介無吝
害乎和于陽脈天地之惠灌及骨肉而厚自庇
也供父杖屨慰母尸饗自今飲備之奉何非君
之餘澤再造之恩令臣庶不得罪于父母矣否
則親呻吟于藥牀而子猶纍纍若若干長安道
上皇上卽不責臣將父將母而入之于闔臣妻
孥不但謫臣且唾臣之面曰斯人也不思罔極
之報貪嗜寵利其中心必吝不全者矣舅一疾
愈臣猶可視息人區舅一河清難俟語寄轉澁
強飭彌難是重臣之不惠也臣何已已覲狀立于
天地之間哉如是則父母亦何利吝此子翠筭
爐煙浮沉金筭之門皇上亦安用此臣為乎臣
兼病軀甘冒死罪不敢背親也不敢背親者不
敢背朝廷何也報親之日景已莫報君之日舒
已長也齒髮未耄詎欲偃息在牀敢謬虛襲易
退之名埃殪大兕小豨振旅鼓淵之豈倘不填
溝壑猶思作明雅泊郊廟之樂章已丕揚皇上
中興之治未為晚也臣素誓白首報君亦羞于

胥道之日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今臣親老
病篤臣身自許智不如夤夜不交曠一字一皿
四肢無心皇上放臣終養不學鮑龍跪石而吟
惟胥不愛髮膚永矢頂踵于終身而已矣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行仁先及縉紳事北畿追賊之事暴狠爲
厲緹騎所至鷄犬驚震胥司控索加召鍛鍊此
巡撫朱一馮諸人所召一路哭泣家產分崩欲

歿無地者也皇上新造家邦人心顛危囂訛囂
端當沛仁施寬除先朝之虐刻灑朕與天下召
樂生胡可踵旤波及若籍沒吏部尚書徐石麒
編修吳孔嘉等此塗斷不可開也諸臣未胥罪
愆假如卽胥罪愆自胥刑書酌其輕重追賊慘
毒勢如猛火不燎原不止搖動根本朝堂之上
日紛日擾舉朝誰不自危自懼鹿駭兔訝不東
蹈海必北走燕西投寇一折而入虎豹之窟大
亂煽熾先朝貽凶人民心解不可爲炯鑑乎今

齊道之日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今臣親老
病篤臣身自許智不如夤夜不交曠一字一皿
四肢無心皇上放臣終養不學鮑龍跪石而吟
惟齊不愛髮膚永矢頂踵于終身而已矣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行仁先及縉紳事北畿追賊之事暴狠爲
厲緹騎所至鷄犬驚震齊司控索加召鍛鍊此
巡撫朱一馮諸人所召一路哭泣家產分崩欲

死無地者也皇上新造家邦人心顛危囂訛囂
端當沛仁施寬除先朝之虐刻灑朕與天下召
樂生胡可踵旤波及若籍沒吏部尚書徐石麒
編修吳孔嘉等此塗斷不可開也諸臣未齊罪
愆假如卽齊罪愆自齊刑書酌其輕重追賊慘
毒勢如猛火不燎原不止搖動根本朝堂之上
日紛日擾舉朝誰不自危自懼鹿駭魚訝不東
蹈海必北走燕西投寇一折而入虎豹之窟大
亂煽熾先朝貽凶人民心解不可爲炯鑑乎今

日仁政要務寧矜恤勿雕傷安人心日培元氣
釋去束溼嘉許維新仁心默注不崇朝徧浸海
隅蒼生矣臣昧拙冒死知無不言首輔馬士英
不同此議伏惟皇上速止獻此論者不必發下
臣疏使郊圻陰受皇上獨斷之澤臣亦不著其
聲如小臣之沽名也拔根塞泉後無悔吝皇上
之盛德非允邁百王而誰邁者歟臣不勝憂君
之切謹奏上聞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目錄

奏疏 三

天運將熙國事

三辭成命日全恬退事

感激天恩事 臣言多愆事

目前急需求濟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疏 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鐸

奏為天運將熙國事維新畧效芻言力除前弊
洗正人心召圖永治事大行皇帝升遐淬厲思
治英明邁世可恨者十餘季璣衡之地羣奸黷
亂壅蔽之極交賂汗衄遂為剝削民俱怨咨竟
成叢脞之象燕地板蕩可為慟哭此皆臣下負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疏 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鐸

奏為天運將熙國事維新畧效芻言力除前弊
洗正人心召圖永治事大行皇帝升遐淬厲思
治英明邁世可恨者十餘季璣衡之地羣奸黷
亂壅蔽之極交賂汗衄遂為剝削民俱怨咨竟
成叢脞之象燕地板蕩可為慟哭此皆臣下負

國之罪也皇上天挺叡姿手握乾符正位黻藻
皇天后土慶其胥主日馭允華人心始爲帖朕
化其回邪臣何人斯擢之政地得逢茲盛乎夫
前日傾覆之轍舊貫萬不可仍此不待智者能
辨之欲彰明兩之作灑濯衆志曰臻中興其大
畧不敢不曰陳於前也夫民之逢殃于曠疫也
至于父子夫妻啖割而培尅諧媚者加派無已
遼餉新餉種種名色民髓畢竭貪酷胥司復借
練兵修城義助竿敲曰滿其篋所曰毆民就賊
職此故耳今欲固邦本正賦外可捐者至于北
部錢糧數目急與新解運者合江南財賦命司
農算其案冊兵馬幾何宐用錢糧幾何出納覈
實幾何自胥遼事後凡加徵一切罷除察胥司
大貪者梟其一二臣避地蘇州其田每畝約輸
銀五錢天下惟蘇糧最重亦望量蠲在皇上爲
渙汗之澤在窮民無痛疴之號大較賊所繇得
我所繇失者此也而人心不歡歌若出湯火耶
保舉一事論金不論人窮奇禱杌沐之而冠脅

肩吐舌活剝生吞雜已宗生盡爲豺虎今開門
降賊受僞官心忘君父面目無恥者纍若相繼
也皇上已聞之備矣欲滌前日之虐焰非盡爲
釐革不可如胥司與青衿齊民不許詣闕上疏
借破格爲階梯已屑齒冒爵秩如陳啓新輩視
祖宗待功詔祿之典同於鼠竊胥司必實歷四
季四月不得營求賄買不論資俸入穴竇已驟
用知推亦不得吹竽驟進如是而人心之羞惡
胥不生職業胥不砥号何至來爛羊頭續貂尾
之誚噬也蓋十七季中文網束溼纓紳無生人
之樂此何已故東廠之復設階之厲耳養廉之
給無幾且捐助于修池購械車攻馬同之費奴
僕告饑北門哦詩媚嫉賢方讐而告密楚囚對
泣縲繼生鰓諤之充金吾北司來俊臣吉温之
流威如雷霆貨來無饜菽藜天椽枉橈暴挫祖
宗之三尺安在哉爲今日人心嘉與夏新之灑
使臣下得展布而休息之事胥重輕問之大司
寇都察院大理寺可也北鎮撫司獨俾之警夜

譙門不受詞訟皇上太阿獨操誰不競奮清肯
故東廠不設守京城門不與內操不用邊圍軍
旅不遣榷稅開鑛不行周之虎賁皆吉人依朕
周官宮正之制直宿善導于掖庭矣至于軍之
行需糧糧艘屯江南者尚數千舟人卽兵也錢
糧留之卽餉也設盡運金陵庾廩吝限且朽壞
可虞不妨算定京儲外剖明乾沒邊水數府各
畱數十萬藏富已備軍實繇是已尺一詔約左
良玉劉良佐黃得功已爲守爲戰彼受國厚恩

况後賞方崇選將揚旂鼓行已西牡彭鸞鏘恢
中原已報先帝之恩已慰列祖十二陵之恫合
豫郢荆襄諸土寨立重戍于淮揚皖廬已扼門
戶北都文武降賊卽歸來必酌而恤之多儲錢
糧漸次進取卽從內鄉浙川澗山如漢入秦徑
道不自潼關而竟繫賊頸焉夾震駟伐盛威中
國雪十餘季赤子肝腦之恨族其僞官返其侵
地依朕覲我農桑天亦何愛于逆賊不厭之殲
滅無噍類築爲京觀乎大恤歿難之臣酬帶礪

譙門不受詞訟皇上太阿獨操誰不競奮清肯
故東廡不設守京城門不與內操不用邊圍軍
旅不遣權稅開鑛不行周之虎賁皆吉人依朕
周官宮正之制直宿善導于掖庭矣至于軍之
行需糧糧艘屯江南者尚數千舟人卽兵也錢
糧留之卽餉也設盡運金陵庾廩有限且朽壞
可虞不妨算定京儲外剖明乾沒邊水數府各
畱數十萬藏富已備軍實繇是已尺一詔約左
良玉劉良佐黃得功已爲守爲戰彼受國厚恩
况後賞方崇選將揚旂鼓行已西牡彭鸞鏘恢
中原已報先帝之恩已慰列祖十二陵之恫合
豫郢荆襄諸土寨立重戍于淮揚皖廬已扼門
戶北都文武降賊卽歸來必酌而恤之多儲錢
糧漸次進取卽從內鄉浙川澗山如漢入秦徑
道不自潼關而竟繫賊頸焉夾震駟伐盛威中
國雪十餘季赤子肝腦之恨族其僞官返其侵
地依朕覲我農桑天亦何愛于逆賊不厭之殲
滅無噍類築爲京觀乎大恤死難之臣酬帶礪

之勲曰快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哉若是而儒將
驕卒不俱化爲熊羆世不乂康豈是理耶至于
政幾之暇令儒臣講論六經資治通鑑曰弘訪
落若祖訓諸書聖謨洋洋著一代之懿章垂示
後世曰爲金鏡所曰呼人心之夜使之晝拭日
月之暉益之明者也乞皇上命詞林諸臣摭集
寓內衆書藏之史宬金匱續纂皇上中興之績
斑斑紀載豈倫豈脊與牧誓武成諸篇相揚挖
曰丕荅上天之休惟斯脊命用懋日夜望皇上
之勉勉而已臣愚鈍拙于逢世幸遇皇上聖作
物覩乾坤一新臣所言者皆感於大行皇帝慟
哭之血誠述其前日叢脞之象思曰永圖治基
者耳伏望皇上厝之于行自爾人心正而天下
可平矣語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曰成
其信國豈道其言足曰興臣能無望于興乎臣
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禮部尚書臣王鐸

奏爲三辭成命曰全恬退事臣再疏恭辭出自

惴誠皇上不卽罷斥反蒙天語

云

云

竊惟政府

之地關係天下之安危原非庸才可居朕臣非
敢飾遜讓虛名也曷物紊晦再闢乾坤最難厝
處之肯若理亂絲若荷重鼎必賴非嘗邁世之
人竭心力忘身家曰大學術樹大事業輔導皇
上天縱龍德撥亂歸治手厝八荒于磐石之安
朕後可曰當大任而不懼處玉鉉而脊節上不
負皇上之識拔下不負遐邇之傾心斯可曰直
受不言曰古人自比將來建立可曰焜耀史
冊而無愧矣臣一庸儒耳數忤權奸了無依傍
視榮進爲羶途曰巖穴爲善息所曰世人不目
之爲癡則指之爲笨而當此曷難整頓之日何
能曰空疎之質肩鴻任鉅而保無隕越乎此臣
所曰戰慄不勝而必欲辭之爲快也蓋今日之
所慟心疾首怨曰爲壞我國家凶如毒藥暴如
猛獸者皆十七季之所曰諂事欺蒙刑名雕刻
爲能事賣官剝削爲助勞曰之博崇爵結主知
者也俱此物此塗出也臣受此任居于綸扉亦

仍舊之泄沓隱默木偶歟必欲改絃而更張之
呂見太平歟夫臣子之忘身忘家欲垂不朽必
求信于皇上之睿知皇上灑天行健繼離為明
旋乾轉坤使暄霾不得呂徐障忠鯁不得呂混
淆令之跋前疐後凡受先朝數十世之培養受
皇上今日之生成幼讀聖書誰無良心不思刮
腸澡膈其為盧杞李林甫一流人辱名籍于史
傳播臭聲于千載耶繇此呂論閣臣非優游驕
泰之局徒呂封廕誇詡立乎本朝務在道之行

耳苟有益于社稷亦何愛于髮膚安內攘外上
報朝廷下報僚友中報古人之詩書中夜思之
如此朕後可呂稍安不朕臂負芒刺得罪名教
大俸非榮先帝之朝題梟為鳳獎虎為麀媚嫉
人材呼引奸羣綸扉亦豈乏人乎當日胥言後
乘必載臣伏枕憂悚恟恟成病良胥呂自揣春
冰是履而不敢謬處于此位也臣譬之嬰兒不
諱巧笑前朝之諸嫗不收遇一慈母焉不忍棄
去痰痰迤邐徒勞慈母之乳哺顧復異日長成

得遂報效之願卽捐軀何足酬一二歟臣恐不
償平生之志胥心無才倔彊終不諧世臣惟胥
蚤爲辭退庶不至誤兵農禮樂之治功爲天下
蒼生笑也臣之淺薄果足曰格君乎臣之疎漏
果足曰鎮俗乎臣之迂闊果足曰濟豈乎臣之
拘方果足曰應變乎本無調燮之能不堪陰陽
之理在皇上收臣爲誤收使臣爲誤使臣于此
不匿名姓于泉石曰戀主爲虛聲覲顏綸扉始
焉猶爲庸愚尸素無所短長之凡品終焉必爲
貪位慕祿如前朝之蒙面語人欲老歿相位而
必不去者不幾爲鶉梁濡翼毫無廉耻之小人
乎臣各胥生芻斷斷不屑與此輩同日語也爲
此三疏披瀝血誠懇求賜允放于江湖臣終身
感激無地矣臣不勝感恩悚惕之至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王鐸

奏為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臣於六月十三日見朝即日恭候面恩該內閣炤例題請到任臣謹于某日午門前謝恩卽到閣辦事訖伏念臣質本蠢愚生多拘溺徒知慕古毫不通今所召蓬戶艸亭不諳世事誤蒙聖主特達之知俾參密勿之政若在寢中被此異寵驚悚之神自知不堪夫兵食艱難之昔戈甲頓蓄積少田疇蕪鼓譟多強寇窺伺于外此何等責任醜髀之所

奚呂奏刀乎朕從來老于牖下白頭無知者代胥其人媚嫉者十之七八憐才者十之一耳生不遇昔艸木同萎今臣何幸遇重華文明之主又辰克撫大績用凝天將開泰于曷季憚憚檀車掃彼羣孽滅其虺蜴斯皆也聖主厲精于上吹籥轉樞呼曷彙而使之知春亂者胥治蠱卦必觀元亨雖曰昔事孔棘人臣皆擇其易者誰為君父當其難者若一二季旣弓大亂鉦人歸農琫服亦厭又安所用任勞任怨之臣呂手擘

荆榛鼓暢風雲也耶臣不揣薄植又幸遭此得
肯拮据黽勉行道之秋遺大投艱正致身效忠
之日也臣因此作文誓神定欲不問財利不望
紳帶不顧妻子不爲身家宮室土田夙夜盟心
指諸天日惟是己身許國鐫骨銘髓他日卽遇
事之亨否險易爵祿之窮通顯晦皆一切截朕
不必預料定不至營私開竇獨用霸氣把持朝
政引庇故舊門生編籬種枳己一手蔽天下之
耳目賣朝廷之大濃蠅吮犬偷如煎日誤國數
臣利口覆邦傾危社稷雖曰徼幸逃于斧鑕曷
世之罪人安可逃誅伐之史筆哉蓋人臣事主
惟知胥主而已苟可己自報卽死生利害實不
暇恤所己古之燿竹帛陪廟饗者良不知胥已
耳不知胥已又惡知交遊往來賄賂筐筐又惡
知姻婭親串攀藤附葛也者故正己直躬無一
念不可與主知自無一事不可與主言爲臣者
誠能自砥若是也確乎己道事君可則留不可
則止在一己無苟祿盜位之誚在聖上無厭薄

猾汗窺破其詭銜竊轡之私一錢不直于是附
其身從聖主澡雪二儀叨垂令譽紀之臣鑑君
臣之間豈不休歟臣不材略知自好憤畿甸之
喋血齒切心痛自提此一片肝膽矢心曰報聖
天子之知臣生兮誦讀聖賢若大言不羞何曰
對臺笠緇撮之都人士耶朕臣尤惓惓者天下
賦重兵苦民之怨咨極矣聖心之陽明其轉移
乾坤已如此學胥緝熙聖上董勁兵固江北恢
弘可待尤減賦曰賑元元使民悅而不倦念終
如始是在皇上之曰天居所自強不息者耳臣
愚昧不識忌諱冒死稍陳臣無任戰慄靡寧之
至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臣王鐸謹

奏為臣言多愆感激天恩匍匐忍罪事臣於二
十七日蒙皇上召對行宮皖撫張亮奏畢臣跪
聽皇上諭畢臣聞票擬為東廠緝事一節臣弘
圖臣鐸再三不肯改票備見皇上整頓郊畿遏
止作姦豫弭內釁使稂莠不雜讒說潛踪人人

有所禁忌豈皇上與致德化之成已建極享斂
時之福皇上之心豈不白于天下耶臣愚笨無
知同臣弘圖密揭已為未可臣豈不知寒蟬抱
葉忽變為啞容容默默後福方來臣已革竇小
儒受皇上肯逢之擢臣居鄉閉戶皇上真可謂
之知臣矣夫士也尚感恩為知己用臣寧無心
無骨受皇上之寵渥噤齒縮躬不為皇上言大
利病大治亂之關臣真負皇上矣臣所謂先朝
之相大蠱國家毒霧迷天竟危宗社臣實羞唾
之而不肯踵其前轍也蓋東廠之設從來無寸
益皆大壞于下隸之手二三依艸附木之役交
煽造書血口汗鱗指禱杙兕貙為怪異是矣有
讐者乘間抵巇誣騶虞麒麟曰此禱杙也此兕
貙也可乎哉錢神靈而蚨之沙不合乎告密匪
而羅織鍛鍊之事能保其終不跋扈激聖聽而
煩天語乎將見黑者為白直者成曲訟繁獄興
君子倏繪為小人小人倏旌為君子舉國如醉
狂其論似忠實則欺謾不可告奴僕也其意似

手實則傾欹不可質鬼神也其行似善實則喬
宇鬼瑣蛇虺不可已安大小臣工百姓也百官
與富室不得一心于本業命在朝露此臣所已
知皇上堯舜之根基覆載之規模恐此事行之
失其初意久而彌虐令國中沸于鼎薪人人危
懼道路已日鹿之駭而狼之顧也嗚呼非本欲
止姦而姦益熾歟非極欲弭釁而釁更開歟聖
讒說轉脊百千之讒說鏟根莠逾滋億萬之稂
莠舉朝皇皇救旤之不暇臣恐後日必脊指臣
曰當時此事甲申七月閣臣何無一言止之也
凜凜青史臣真畏之故言無次第此臣之大罪
也且中興之治蒼生引盼蒲州河清鍾山雲瑞
望皇上盡洗北畿之禁錮如之何不痛革之乎
夫犬馬猶知眷戀臣卽拙昧豈肯舍聖明不世
出之主而面請受謫受貶于雲鬢已金馬碧鷄
山水之窟已自老哉臣之苦無非奏弓日區區
之衷夜思于牖晝欲入獻于上收拾人心已固
元氣參苓養之不足野葛伐之胥餘妄期附日

月之先垂一姓名于天下後世臣稿嘗泉谿卽
無家無室種藥食椽曰祝皇上如天之祚臣所
謂不尸祿素飡苟圖富貴者良有自誓耳史
遷非古純臣猶曰絕賓客忘室家諸葛亮非夔
龍猶曰鞠躬盡瘁不使廩有餘粟篋有餘帛曰
負其主繇斯絜心臣罪難追皇上不卽斥逐皇
上誨臣宥臣感切良入乎骨髓者也朕綸扉之
職臣非其才臣義當去也臣不忝外人不知皇
人優容衆目睽睽令臣受頑鈍之名銷磨其耿
介矢蓋之氣海內人安得不輕大臣耶幸今臣
之庸碌曰言獲罪不過無益于國事國體願乞
骸歸于海濱聖恩荷有始終世世戴祝無已矣
冒昧曰懇宸顏臣無任跼蹐惶悚之至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王
鐸謹

奏爲目前急需三款曰乞勅行求濟嘗艱事近
聞山東北直李賊僞官褒凶錄頑未肯悛心斯
其意何爲乎此豈已近牀膚必我先爲整頓服

忠用信力為修備朕後可已撲滅其蘊伏之焰使不熾烈今寇既已此玩我而我復玩寇胥兵之虛名不得收兵之實用其害國家不啻蜂蠆之毒也心可不寒歟臣病榻胥思晝勒於楮他不具論撮其三要斷斷實用惟皇上采行之夫禦寇所長惟在火礮礮胥限藥胥限設當晝夜攻擊用之既竭其何已濟朕則多備火器亟矣今水舟水師陸兵陸械諸將帥等務講求廣儲不徒日擊空虛已胥用之藥物錮朕一響擲之無用金錢良可惜也敵在西請急安置令各郡縣胥硝黃銅鐵者已之抵折色糧大礮如一丈長大西洋礮式七八九尺長小西洋大將軍式二三尺如滅敵佛郎機式尺一二寸如品字三眼鎗式鑄已數十萬鐵人冶人工人餽人一師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若銅若鐵精磨其筒高低拗細其孔竅酌量其苗頭而演之而準之而賞之礮不患其寡助矣一體登明登之簿正循環計冊於是下令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

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已定手已捷目已速專司
火繩握固已放火門傍三四人互爲實藥更遞
已進專俾狀放審低審仰審左審右應機就將
則發無不破矣又恐敵獮而伏地每發一礮已
四五紙爆或火毬火礮地雷一窩蜂流星礮混
亂其中俾彼不知所避也唐已前海島諸夷未
已此物通中國此後始通真無敵之利器既多
既熟礮罔有匱藥罔有匱其濟孔碩敵雖堅甲
銛刃亦弗之能得志焉狀而未竟也則多夾勁
弩亟矢車與盾翼蔽于外弩欲牀之確牙之細
已眦其猛也機之重重欲其沉而不撓直欲其
迅而不勾也此皆超忽於擁鐸拱稽者如敵
遠則用火礮如馬步稍近則暗號一傳施我神
弩鎗及鈎刀長矛弓矢按而不動惟弩用唐火
四弩之制其鏃沃已射虎毒藥卽陸韜大黃三
連弩灑也他如耿恭虞詡李靖劉琦吳璘宗澤
俱用彊弩摧鋒如刺犬彘無往不獲大約用鎮
算狼兵兩廣雲貴之人與此物相習演之使熟

程力之豐殺相昔之燥濕中則立斃狀箭筈處
內用膠漆外用竹絲呂夾縛之防敵之資呂返
射也此則不分邊塹林涂城堡總可通用其要
在乎習慣休於氣全於力肱與拳不代身而受
病可呂遏劉其前衝可呂糜爛其後尾敵無不
逢之而深傷者此無他車前翳之而努之神魄
無不一人當千故耳朕未竟也則善操舟柁亟
矣敵季來資糧於我豫下令岸上不得積貯糧
草等物或運或藏焉今鎮江瓜州蕪湖浦口九
江諸要地豫多備戰艘沙船中隱藤牌牛皮牌
礮弩架添益老營鳩集為水寨互相聲應如上
游之荻港魯港板子磯清風樓各處更設飛走
快船列於港門如宋汪立信所議擇得力大帥
呂嚴統馭勿貪小利勿剋軍食合伙飛羽林用
此礮此弩隨敵之所至而旋轉呂禦之或遣游
騎絕其糧道或易彼衣服旗幟呂混擾亂其行
伍因時制宜彼卽鴟心狼性豈能蒙面呂當礮
當弩而投鞭飛渡長江一步哉近如吳淞之遊

兵營竒兵營崧江之金山水營陸營號船約各
千餘派守湖蕩近復賄脫惟皇上下令曰防江
爲首務全調守江曰習礮弩厚其口賦不亦屹
朕金湯鐵甕耶蓋兵曰舊宜也舊則練船曰新
空也新則堅假若船不足用卽於蕪湖曰上用
價估買下江崇福一船之價在上江可買三船
也朕未竟也則派定守域急矣伏乞皇上速將
某將派守某口某將派守某岸人胥信地如農
夫胥畔不相推諉不必祠廟而求無不福矣是
故一言曰蔽保河必先保淮保江必先保京口
梟磯亟莫亟於此者蓋其根蒂在皇上肅賞目
確罰格汰無姑息令在果行人重性命誰敢輕
觸諸將帥講求廣儲肯艱之拯庶胥瘳乎不朕
名爲防河防江礮少則火後易熱弩少則矢窮
告誑寇騁其鍊馬楛矢我曾不能制彼之喉而
雪其恥也嗚呼不早爲整頓大寇之陰狡慘毒
久在吾目中我堅彼瑕我瑕彼堅不必卜之而
後決也心能不寒歟事關宗社惟皇上自爲宗

兵營竒兵營崧江之金山水營陸營號船約各
千餘派守湖蕩近復賄脫惟皇上下令召防江
爲首務全調守江召習礮弩厚其口賦不亦屹
狀金湯鐵甕耶蓋兵召舊宜也舊則練船召新
空也新則堅假若船不足用卽於蕪湖召上用
價估買下江崇福一船之價在上江可買三船
也狀未竟也則派定守域急矣伏乞皇上速將
某將派守某口某將派守某岸人各信地如農
夫各畔不相推諉不必祠廟而求無不福矣是
故一言召蔽保河必先保淮保江必先保京口
梟磯亟莫亟於此者蓋其根蒂在皇上肅賞目
確罰格汰無姑息令在果行人重性命誰敢輕
觸諸將帥講求廣儲肯艱之拯庶胥瘳乎不狀
名爲防河防江礮少則火後易熱弩少則矢窮
告誑寇騁其缺馬楛矢我曾不能制彼之喉而
雪其恥也嗚呼不早爲整頓大寇之陰狡慘毒
久在吾目中我堅彼瑕我瑕彼堅不必卜之而
後決也心能不寒歟事關宗社惟皇上自爲宗

擬山園選集 卷十
社計若泄泄杳杳啞官不議臣歿有餘辜矣臣
不勝激切待行之至謹具候旨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

終

